

老裝老運好

——重回莊尚嚴先生隨文物遷徙西南的歷史現場

陳夏生



民國五十五年，莊尚嚴先生站在由他題寫的故宮博物院牌匾旁留影。（莊靈攝影）

楔子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清室廢帝宣統出宮，二十日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也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接管宮內文物，並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開始逐件清點。

莊尚嚴先生，字慕陵（一八九九～一九八〇），民國十三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旋經沈兼士教授推薦，聘任母校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助教，兼國立古物保存委員會北平分會執行秘書；十一月又經沈教授也是「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委員推薦，聘為該委員會的事務員，直至民國五十八年八月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任上退休，在故宮服務四十五年（一九二四～一九六九）。《山堂清話》中〈宣統出宮我入宮〉一文，是莊先生這段生涯的寫照。

莊尚嚴先生是筆者先翁，他退休後應〈自由談〉總編輯黃肇珩女士之邀，在其刊物上連續撰寫他與故宮的一生際會，名為「山堂清話」（取莊先生家居齋名「洞天山堂」），總共談了三十四個題目分四十一篇間續刊出（二一九六九·十～一九七四·四）；

這些文集，於民國六十九年八月由故宮博物院出版組編輯成書。

故宮文物的裝箱與南運 ——前生造定，老裝老運

《山堂清話》中的一篇〈故宮文物的裝箱與南運——前生造定，老裝老運〉，主要是敘述當初官家（故宮）為避戰亂必須將宮內的文物南遷，不管當時這些文物是散置或存放在各宮殿的庫房中，即使是裝在箱內，也不能立刻搬運；若要文物「搬家」，原本就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程，尤其對他們這群毫無搬家經歷的年輕同仁來說，更是難上加難。公公說在他們恐慌之餘，終於想到向有經歷過這種搬家的「前輩」請教，就是把宮內庫房中在清代自景德鎮運來原封未動的瓷器箱打開，模仿他們的包裝方式；此外，也請來琉璃廠各大古玩商人，請他們示範包裝珍貴古物的程序與訣竅。當時公公娓娓道來，眼前彷彿看見那群現今都已凋零辭世的前輩，在滿目塵埃、斜陽衰草的冷宮偏殿中，匆忙勞累地將文物，一件件一包包地捆紮裝箱。而今他們不僅留給我們完

好無損的國之瑰寶，也將他們當時學來的文物包裝技法：穩、準、隔、緊（就是提取文物時要小心；文物清冊記錄要正確，附件不得遺漏訛誤；每件文物要用柔軟的棉花或紙隔開，然後再裹棉花或紙緊捆成包；一包包文物裝入四周鋪有軟墊的箱內，包與包要緊置並以軟墊塞緊，不能有移動的空間）教給我們；即使是現在能為每件文物量身訂製錦盒，也是傳承自這種包裝訣竅的觀念。

一九三五年故宮文物赴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左一為「老裝老運」的莊尚嚴先生。（陳夏生提供）



公公自民國二十二年二月起，開始將文物「老裝老運」，先由北京運到江南（上海、南京），由江南運到西南（貴州、四川、重慶）、又由西南再搬回江南（南京），期間又由國內搬到歐洲（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



抗戰時，文物運運艱辛，經常道路狹隘險巖。此為文物川陝西行道上一幕。（陳夏生提供）

一九三五·一二）一九三六·三）、由歐洲搬運回國，最後由南京搬來台灣，先在台中鄉間的霧峰鄉北溝村落腳，五十四年底再遷運來台北外雙溪。在台期間他又曾押運文物赴美展覽（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紐



「老裝老運好」，這是莊先生一生中為故宮文物搬運最後的一次「家」，民國五十四年由霧峰北溝到士林外雙溪。（莊靈攝影）

約、舊金山等五大城巡迴展，一九六一·五）一九六二·六），終生都在為文物包裝押運度過。早在民國二十五年押運文物自倫敦回上海時，同鄉前輩收藏家，也是瓷器專家（曾監製袁世凱因意圖稱帝，為紀念登基而預製一批落「居仁堂」款的洪憲瓷），同時也是故宮古物館的審查委員郭葆昌（世五）先生，曾贈公公一方石章，印文為「老裝老運好」音義雙關，情文並茂。

重回文物西南遷運的歷史現場

筆者此處所說的重回歷史現場，不是指利用現代科技製成在銀幕上觀賞的虛擬實境，而是循著當年文物西南遷的途徑再走一趟，親身體驗前人的艱辛歷程。

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正逢公公百歲冥誕，莊氏第二、三代家人組團同返大陸，造訪抗戰期間莊家隨故宮文物播遷的旅途，訪舊憑弔以表孝思。筆者在台北故宮器物處工作，與文物朝夕相伴也有二十多載，



民國五十四年，座落在台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初初建成。（莊靈攝影）

當然不能錯過這趟旅行，何況此行事前曾經與大陸親友多方聯繫、收集資料，並且一路上又有先生（莊靈）和兄長們（二哥莊因、三哥莊喆）解說，收獲應該是很豐盛的。

（一）貴陽 安順 華嚴洞

我們規劃的行程，僅擇選由公公押運八十大箱故宮最珍貴文物播遷的旅程，同時為避免探訪的地點重複，故將當年文物自南京運往貴陽的起點南京，保留至此程的終點一併探訪，而把莊靈的出生地貴陽做為首站。我們一行十三人（包括台灣公共電視台五位工作人員，他們要為全部行程攝影紀錄），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晚上抵達貴陽於一九八七年纔落成的龍洞堡機場，直接搭乘專車駛往旅館。

回顧民國二十六年因淞滬戰事失利，優先將寄存在南京朝天宮庫房的故宮精華文物八十大箱，於八月十四日由國營招商局的建國輪運至漢口，轉武昌經粵漢鐵路於九月初抵達長沙，暫存湖南大學圖書館至次年一月；因有日機空襲之慮，故急忙洽租湖南公路局及郵局的車輛，前後分兩

批避過有土匪出沒的湘西地區，繞道廣西桂林再北上入黔，先至貴陽委員長行營落腳，後來才移到六廣門靈光路二三一號的房舍儲放。押運文物在兵荒馬亂中播遷，雖然有常備院警、當地憲警及駐軍部隊保護，但身為負責人的公公，操心勞累自在話下；只是我們是如此快捷輕鬆的來到斯地，兩者心情自是有天壤之別。

安順文廟是「故宮博物院安順辦事處」的所在地，一九九九年莊靈攝。





莊氏兄弟在抗戰期間住了五年的安順東門坡的「莊宅」庭院中留影，一九九九年陳夏生攝。

我們到貴陽當晚，曾至市區的夜市觀光，寬窄不一的街道兩旁攤販櫛比相連，人潮擁擠，絕非課本中所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那般貧困。第二天一早，在當地導遊協助下在遠離鬧市的舊社區尋覓文物的「舊居」，終於在一年邁路人的指點下找到一座二層樓房，

屋旁有一操場，老人說那是楊森將軍的養馬場，至於「花園房舍」，他也搞不清楚，只說有錢人現在可能已經改建成大樓了……。由於行程安排緊湊，加上莊靈和兄長早就想看到他們在安順住了五年（一九三九·一〇—一九四四·十二）的舊址，因此未能再繼續探訪曾於三十三年四月展出過故宮精選書畫的貴州省立藝術館。

下午在豔陽下離開了貴陽，直奔城西約百餘公里的安順。在預先聯繫好的當地人士引導下先至文廟，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安順辦事處」的所在地，那是座前有鏤花圍牆內有牌坊亭台的明代老建築，拾階入門，當中牌坊陽刻「櫺星門」匾額，面對前庭的正廳前豎立一對獅子礎石的鏤雕雲龍石柱，頗具氣勢，據說在大陸建築中也相當罕見；惟兩旁亭樓維護不善，看上去有點破敗。從文廟外右手通過一條窄巷就到了仍是石板街的東門坡，「莊宅」是一棟摻雜在四鄰均已新建樓舍中的小小二樓四合院，房屋的主人已不知去向，房門緊閉而破

舊；莊靈一家會租住在現在看起來非常窄小的東廂。當日行程在驚呼、感慨、攝影與不捨中乘著黃昏的斜陽，全車鴉雀無聲的回到旅社。

次日於晨曦中赴故宮文物在安順的「庫房」——城南讀書山下的華嚴洞。離開市區，剛見到田埂農作，這群「小小離家老大回」的花甲老人尚未認出童年往返踏過五年的舊途，車子已經停下來了。

華嚴洞的入口離平地約兩層樓高，拾階而上，先過一山門，門額淺刻「華嚴洞」三字，落民國二十六年春章履和題款；再步上一段石階，方至修建了妙法禪寺的台地，住持知悉我們的來歷，破例允許入洞懷舊；華嚴洞在禪寺後方，山洞的額岩上橫刻著「天地妙蘊」四個大字，洞內濕滑難行，在牽引過來的電線上零零星星的掛了幾盞昏暗電燈，頭上還不時感覺有自洞頂鐘乳石滴下的水珠，洞內寬敞深邃，深處未裝照明，相詢之下，顯然住持也不知洞有多深。這種濕漉漉的石灰岩洞，以現代庫房必定



安順讀書山下的華嚴洞，是故宮文物遷置安順的「庫房」；入口離平地約兩層樓高，山門匾額淺刻「華嚴洞」三字，一九九九年攝。（陳夏生提供）

要保持恆溫恆濕的條件來說，實在不宜保存文物；不過抗戰時期兵荒馬亂，當地還有土匪搶劫，為求安全也只有權且將就了；但是書畫儲放在那種環境下，若不曬晾除濕是極易發霉腐蝕的。無怪乎早年常聽莊靈說，孩提時期他們兄弟最高興遇到父親曬晾書畫的時刻，不但可以在一旁觀賞，還可以聽父親或同仁長輩們講「故



華嚴洞的額岩上橫刻「天地妙蘊」四個大字，二〇〇四年莊靈攝。

事」；每逢假日，父親也常帶他們到華嚴洞附近遊玩，偶而還會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閣樓「會詩寮」過夜。

（二）四川石油溝——飛仙岩

民國三十三年冬，黔南獨山淪陷，貴陽吃緊，重慶的故宮總辦事處決定將安順文物即刻撤往四川。因此我們離開華嚴洞後，本欲循當年播遷路徑由川黔公路入川，惟公路正在拓寬施工，故只得從遵義坐川黔鐵路進

入天府之國。一路上莊靈兄弟說當年他們一家隨著文物，搭乘十五輛褐綠色有蓬的軍車，在雪夜裡穿過兩旁都是扶老攜幼挑著箱籠的難民、綿延好幾里長的川黔公路，當車通過木搭的烏江橋時，不但要小心緩慢，橋身還發出嘎嘎之聲；車行至遵義附近還遇到日本偵察機低空盤旋，結果能平安抵達四川，無不深信有神明祐護。

我們一行坐川黔鐵路到重慶後，

立即改乘汽車赴巴縣一品場的石油溝，巴縣現已改制為大重慶市的巴南區；行車自公路轉駛一品場支道，路面窄狹凹凸而多碎石，顛簸得大夥兒坐著彈跳不已。回想起自己參與故宮文物赴美展覽期間（一九九六～一九九七「中華瑰寶」紐約、波士頓、舊金山、華盛頓四城巡迴展），押運文物奔馳在美國平坦的公路上，每當開箱將文物點交給當地博物館之前時，心底總還是有點惴惴不安，唯恐在途中目光未及處會發生顛簸閃失。若是在這種路上押運，即便是包裝再好也叫人嚇出一身冷汗。

石油溝地處偏僻山坳，崖坡深谷，竹林山澗，平日人跡罕至；在年近八十、齒牙脫落無存的當年地保李篤生老先生導引下，我們先探訪牌示「中國最早開採石油」的封井，接著尋覓「山中老石如臥牛，竹裡人家似蘚封；最是虎溪橋下水，無言終古自鳴淙」公公詩中的舊蹟。被名為「臥牛石」的黑牛已無牛首；命名為「虎溪」的澗流，水潺依舊然嘯虎絕蹤；

在當年的地保李篤生老先生導引下，探訪中國最早開採石油的石油溝封井舊址。一九九九年陳夏生攝。



飛仙岩的這個依山而築的小碉堡，後方有一山洞，文革時曾是放武器的地方；但莊氏兄弟記憶中文物是存放在礦區的舊房舍裡，這些房舍早已被夷為平地，一九九九年莊靈攝。



雅稱「飛仙岩」的石油溝依然翠綠樸實，而改變了的是人事已非。我舉目搜尋依山錯落無圍牆的村舍，雞鳴犬吠，不像是可以存放文物的「庫房」；後經地保的兒子引導，在一處路旁築有一小截磚牆，聯同雜樹自然圍成一塊較隱蔽的空間；自虛掩的鐵柵門而入，見雜草叢中有一依山而築的小碉堡，在其後方草叢野藤間有一山洞，個把人高，四分之三高的洞寬，深至五、六步處，似乎即被刻意的填堵，小李先生說：「文革時好像是放武器的」，上一次日本電視台來拍時，我沒給看！」據莊靈兄弟們回憶，當時文物是存放在礦區的舊房舍裡，這些房舍大概是大陳舊已被夷為平地了。總之，文物在飛仙岩的庫房到底在那裡？就像那曾被遠配勞改的地保李老先生，從他空蕩內凹口中所發出顫悠含渾的語言。

(二) 重慶海棠溪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接受同盟國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次年元月，巴縣八十箱精華文物北運陪都重慶，與隨後陸續運來在抗戰期間分置在峨嵋、樂山的另兩批文物，

集中儲放在重慶南岸的海棠溪向家坡原來經濟部貿易委員會舊址。

我們於文物復員重慶五十三年後探訪「故宮重慶總辦事處」，海棠溪既無海棠也未見溪，地處重慶市區的長江南岸，原本的渡輪碼頭因跨江大橋的興建而拆除；莊家兄弟口中滿植李樹松林向家坡舊居也沒找到，想是已被拆除改建；兒時坐在樹下眺望江流的浪漫，就像年輕的地陪帶領我們在坡地時上時下地奔波，卻尋不到那裡確定是文物的「故居」。

(四) 大足石刻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北碚中國學典館館長楊家駱，應邀組大足石刻考查團，團員中有馬衡、顧頡剛、傅振倫、朱錦江和莊尚嚴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對北山摩崖、寶頂龕窟逐一編號測量繪製拍攝等工作，從碑銘到造像全面考察研究，並撰寫論文多篇，收入《大足縣志》之《金石志》，大足石刻始為人們重視，故讚稱此次考查的成就有「實與發現敦煌相伯仲」之說。公公也於事後作《大足永昌寨懷古詩》，詩序謂晚唐景福年昌州刺史韋君靖在永昌建寨屯兵，開創北山石

窟；據胡密撰韋君碑，猶可想像當日的雄壯風光，而今佛灣一帶，惟見梵像古塔，韋君古寨已夷為田疇，有感而吟：「雉堞因山起，登臨亦壯哉。鵲啼三月暮，虎賁萬山雷。苔沒前朝碣，雲埋古將台。興亡無限意，惆悵獨徘徊」。

大足縣在重慶西北方一百多公里，沿成渝高速公路轉接縣境公路，車行約一小時多，以「大足川」命名，取其豐足之義，古有「海棠香國」雅稱；境內的摩崖造像群總稱為大足石窟，乙酉（三十四年）考查團稱之「大足石刻」，沿用至今。我們礙於行程只能擇寶頂山（寶峰山）和北山（龍崗山）兩處遊覽。

最令我們興奮不已的發現，是在被編為一三四號文物的岩壁，沒有造像，僅鐫刻一則紀念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江寧楊家駱，應大足縣郭縣長鴻厚縣參議會陳議長習剛之邀，組織大足石刻考查團，參觀北山、寶頂山等處唐宋造像，參加者鄧馬衡、侯官何遂、吳顧頡剛、銅山張靜秋、江寧朱錦江、廬江馮四知、北平莊尚嚴、新河傅振倫、台



大足第134號文物窟的岩壁，沒有造像，僅鐫刻一則紀念文。記載民國三十四年大足石刻考查團事跡，1999年莊靈攝。

山梅健鷹、臨川雷震、侯官何康
民、權蘇鴻恩、江津程椿蔚、潮安
吳顯齊，以是月二七日至縣凡歷七日



遍游諸山，識章刺史之勳猷，見趙本
尊之堅毅，妙像莊嚴，□□真足為之
歡喜贊歎，爰於歸日題名刻石以志勝

游。」眾人均以爲字蹟甚似公公翰墨，無不驚喜非常。（按：團員馬衡——故宮院長、顧頤剛——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張靜秋——顧頤剛夫人、何遂——立委、朱錦江——復旦大學教授、馮四知——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莊尙嚴——故宮科長、傅振倫——北培修志委員會副主任、梅健鷹——畫家、雷震——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吳顯齊——中國學典館職員。）

(五) 南京朝天宮庫房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會集在重慶的文物循水路復員南京，十二月悉數輸運完成，存進抗戰前興建的朝天宮永久庫房；並開箱逐件清點已復員的文物，結果第一批八十大箱精華文物完好無闕失。另兩批文物在匆促遷運中，出了些許意外：

- (1) 二十六年十二月七日，文物在寶雞車站卸車，由西安行營派軍車載運十八箱文物行至鐵路時，與機車頭相撞。經查寧字一〇六〇號箱裝黃瓷大碗全數破碎、和字第一三五號箱裝鐘



大足寶頂山第11窟「釋迦涅槃圖」，龕高7米寬31.8米，中刻的釋迦牟尼佛臥像，身長31米，居四川10米以上唐宋四大臥佛之冠。（莊靈攝影）

錶玻罩破碎。

(2)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宜昌運到重慶之文物箱，於卸存臨江門合記堆棧時，樓板忽然塌陷，壓壞內政部瓷字第四二七二號箱，損壞白瓷爵二件及震

碎一足者一件。

(3)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寄存褒城馬家祠堂文物，因守衛士兵攜帶之手榴彈不慎墜地爆炸，禍及公字第一〇八〇箱青花瓷碗一破碎、公字一五五七箱炸傷大彩花瓶瓶口；炸斃士兵三員。

南京是我們這趟「重返文物西南遷之旅」的最後一站，也應該是第一站；我們搭江輪順流而下，行至葛州壩，經攔江截流關閘而到宜昌，再坐車至武漢，憑弔黃鶴樓、觀賞湖北博物館曾侯乙墓出土文物，然後飛向南京。

一路上聽莊靈和兄長們說，當年他們是隨文物搭乘朱色船身白色艙橋的華一一四號登陸艇，這是他們十四年來（一九三三—一九四七）隨文物遷播路程中最輕鬆愉悅的一段行程；在他們記憶中，艦艇航經山高水急的三峽時，父親曾指著兩岸插天的崖壁，告訴他們哪裡是夔門的刻石、白帝城、古棧道、和雲蒸霧繞的巫山十二峰……。二〇〇九年長江大壩完工後江面上升，現今許

多景致都將沒入水底世界，不知覺間更貪婪地多瞧幾眼。

故宮南京朝天宮的文物庫房，是一幢座落在冶山旁堡壘狀方形的灰黑色三層高樓宇，建築外觀巍峨堅實，內部空間向後方的冶山延伸，南京博物院徐湖平副院長雖然親切地招呼我們參觀他們於次日才開展的新陳列館，但是當他見到我們有隨行的公視

長江三峽兩岸插天崖壁，是當年文物返京的路程，一九九九年莊靈攝。



攝影朋友，便婉拒了我們進入朝天宮庫房參觀的要求；原因是在我們之前，由於日本TBS電視台報導了他們的庫房，引來了北京故宮要向他們索討抗戰時寄存在此處尚未復原北京的文物箱，唯恐再度挑起北京故宮的注意，所以僅打開庫房大門讓我們「遠眺」。

故宮在南京朝天宮的文物庫房，內部空間向後方的冶山延伸，一九九九年攝。



後記——華嚴洞壁的題字

結束這次行旅返台後，公視將整個行程經過製作一個「重回歷史現場」的影片，配合現場座談同時播放。

而在返台後不久，我們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大陸中央電視台拍攝的文物南遷記錄片，居然有華嚴洞岩壁題字的鏡頭，說是當年莊尚嚴先生的墨跡。為此莊靈一直耿耿於懷，終於在五年後（二〇〇四）的六月中旬，再次造訪安順，在當地文化局帥學劍顧問的陪同下來到華嚴洞。莊靈說華嚴洞周遭環境與五年前已經大大改變，新建的房屋更多，幾乎都認不出來了。洞口竟然已建成一間氣派堂皇的佛殿，殿內正中供奉釋迦牟尼佛的全身，兩廂為十八羅漢；穿過大殿走到後方舊禪寺，除了正中有一座供奉著西方三聖的舊佛龕外，兩旁都是原來的天然岩壁，在佛龕右上方的岩壁上，發現一片毛筆書寫的文字。可能因為岩表風化、加上水漬浸滲，原有的字跡已經殘缺不全；經由現場及事後從照片上仔細推敲辨認，勉強可以



華嚴洞壁的題字。二〇〇四年劉振祥攝。

認出的字句有「：自陪都：辦理故宮書畫：其事：莊尚嚴難……也」。

儘管這只是寥寥幾個模糊又殘缺不全的文句，莊靈內心當然非常驚喜；只是我們對文中在非落款處，居然出現「莊尚嚴」三字頗感不解，雖然壁題文字的筆風與公公墨跡極為相似，但按習慣似乎不會在文句中稱呼自己不用「余」或「吾」，竟然直接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今日南京博物院址的原中央博物院廈內聯合展覽，一行左四為莊尚嚴先生。未幾，故宮文物又忙於播遷了。（陳夏生提供）

用自己的姓名。

莊靈爲了探尋究竟，又回到貴陽，在安順日報記者石慶利小姐的陪同下，造訪了貴陽的文聯主席戴明賢先生；戴是當今貴州的知名作家和書法家。他不僅知道公公與故宮文物南遷、華嚴洞、和在省立貴州藝術館公开展覽的往事，並在《戴明賢散文小



今日南京博物院，曾是故宮文物暫停地。一九九九年陳夏生攝。

《說選》中寫於一九九三年一月的「石窟曾藏寶」文中寫著：

去年，表妹張曉英來訪，手裡拿著兩本台灣出版的文史雜誌，是奉父命送去給一位父執的。我拿過來翻了翻，不意發現其中有一首〈題莊慕陵（嚴）安順華嚴洞讀書山圖〉的套曲，作者

張敬。……前有小序曰：

「抗戰期間故宮寶物南遷，儲藏洞中。」曲曰（南呂）（一枝花）：「千岩萬壑圖，翠柏蒼松徑；清溪拖玉帶，苗寨布荒塋；好一派水秀山明。八年來避難隨緣住，一朝裡歸途若夢行；您堪誇走北征南，俺則嘆離鄉背井。（梁州第七）漫收拾洞天福地，盡流連石室山城；桃源世外三生幸。雲深藏寶器，風靜送梵聲；有登天眼界，看繞地圍屏；泉活活鳥語嚶嚶，樹深深石壘層層；任天時寒暑陰晴，任人間喜怒哀憎，任塵寰得失衰興；漫驚，莫憑，閒拈毫且自點丹青，兵災戰燹一朝清，回首西南山水程，畫意詩情。（尾聲）逃荒海隅情難定，故里音書水上萍，懷遠思親空畫餅，撫膺，淚零，和俺那夢裡家園兩廡證。」

據此曲可知，莊嚴先生在數年之後，又一次離鄉南遷（這回走得更遠，是到台灣），仍未能忘懷華嚴洞和那段守護石窟寶器的生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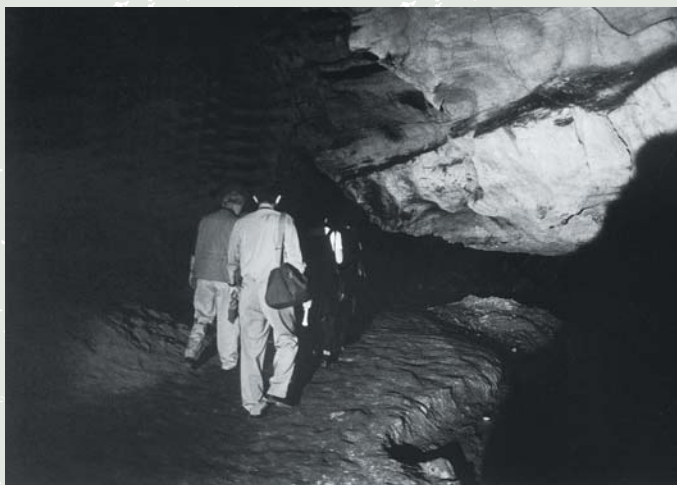
而繪製了〈安順華嚴洞讀書山圖〉，並遍徵朋輩題詠。清朝乾嘉時期著名學者洪亮吉游華嚴洞詩有：「我欲摩崖易舊名，讀書山畔藏書穴」之句，莊圖即用此名。

套曲註明作于一九五六年，則南渡台灣已七、八年，又相當于抗戰歲月了，卻不知歸期何年，……如今華嚴洞讀書山風景依舊，遂向南天，莊、張二公是否別來無恙？

〈安順華嚴洞讀書山圖〉是一手卷，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是公公在離開安順到四川後委請同事劉峨士先生畫的。爲了一睹戴文裡所提的手卷，及張敬先生爲該圖所作套曲的原文真跡，莊靈和我特別把從未細看過的珍貴遺物找出，仔細研讀起來。手卷中的畫幅不長，全畫丘壑重疊間散見溪流田疇、或樓閣數間、或村舍櫛比、還有生活其間的村民，畫得十分生動；全圖爲



劉峨士繪「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局部 1946（莊靈翻攝）



華嚴洞內寬敞深邃，石灰岩洞頂的鐘乳石時有水珠滴下，濕滑難行；當年就在此地搭建木屋安置文物箱，「其形式稍仿正倉院」，一九九九年莊靈攝。

水墨無設色，線條流暢挺勁，間以淡墨直皴，描繪華嚴洞附近的山水景色。手卷前有馬衡（叔平）院長在民國三十五年三月篆題「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九個大字；圖卷後段依次有馬院長、徐炳昶、莊嚴（慕陵）、朱家濟（豫卿）、歐陽道達（邦華）、傅振倫、勵乃驥、向達（覺明）、勞幹（貞一）、董作賓（彥堂）、張敬、羅

家倫等諸先生先後於重慶、南京和台中北溝時所跋的文字。今將解開題字之謎的兩則跋文，抄錄於下（原文無標點）：

「安順華嚴洞雖為黔中名勝，而無故實可言，有之自洪北江始。抗日軍興，故宮文物曾度藏於此以避寇氛；余曾題名洞中紀其事，是可與魯辟同垂不朽矣。」

慕陵兄囑 叔平馬衡

「讀書山華嚴洞雜記 讀書山三字，洪北江書木刻髹漆，懸於廟前廳，年久失修，余與森老（按：徐鴻寶字森玉，當時為故宮古物館長）曾解私囊為之重髹貼金，並記年月於後。居安順時余好題名，每一登臨，必有爪痕，華嚴洞附近諸山尤多，獨於是洞不著一字；人以洞主呼我，我亦暫以洞主自居，遂兩忘也。今事過境遷，豈可再得乎。三十二年叔平師（按：馬院長也是公公北大教授）因事至安小住月餘，一日酒後忽發逸想，老頭子竟攀梯登三

丈許，極崖大書百餘字，可作紀念。」

余在安時頗思為山作志，蓋山以存國寶而傳，國寶以人維護而存，人以書而益彰；此志如成，名山名物名士永留於人口矣！惜有志未成，讀此圖者可代志觀；此山中毫無文獻可言，古物蒙塵來狩新洞，誠山中一大事也。

古物在洞建木屋，以防潮潤，其形式稍仿正倉院，聞余離後，為縣政府拆除，余之事事好古，已為好事，熟知竟有好事過於余者，然其賢不肖為何如耶！

墨林莊嚴

從上面的文字，確定華嚴洞岩壁上的題字，確是出自馬院長之筆，多年來大家一直以為是公公手書的傳聞，得到真正的答案。這個結果起初的確令莊靈悵然若有所失，但是想到歷史的真相，竟能由我們在這樣的機緣下揭示於天下，豈不是美事一樁？^①

（編者按：本文節錄自陳夏生原作，全文將於民國九十五年集結成書。）